

右台仙館筆記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二

曲園居士

高玉新賈助之皆山東福山縣人於京師西單牌樓同
開豬肉店高行二賈行三各以行第相呼始極相得後
有違言積成讐怨某年某日夜漏將盡賈猶酣睡高執
利刃連斫之傷顙及頤登時殞命高到官自承不諱而
問官寬厚欲改故殺爲鬪殺免高之死乃微以言導之
曰汝兩人素相得何因口角細故頓起殺機邪高對曰
昨得一夢官怪其言不倫問何夢對曰昨夢賈老三來
云高二兄我死甚苦汝必爲我伸冤官察其聲非高之

聲也而高再三言之不已官曰然則斫下汝頭顧便可
與賈老三伸冤矣高搥頭曰搥頭二字見太平廣記卷四十二引逸史謝大
人明斷官悚然知附高而言者卽賈之鬼也於是論高
如律

四川富順縣民婦李氏與傭工彭姓者有私李有子學
賈於外其婦未婚也而有於夫氏名曰順英李遇之虐
順英遂亡去有木工黃姓者留之以爲妻距其家百里
矣順英之兄自外歸不見其妹訟於官官拘李與彭問
之得其姦狀則曰是必殺順英以滅口也會其地三四
里外有陂池深丈餘浮一女屍兩手反縛縋以巨石其

面目爲魚所咬喋不可辨官曰是必順英李與彭大受
榜笞皆誣服獄成臬使蘇公廷玉疑之曰見屍之日距
李謀殺順英之日百有三旬屍未潰爛何邪是必非順
英執不可眾議皆以蘇爲迂俄而順英自歸已抱子矣
乃皆歎服而前所見女屍則莫知爲誰久之知有夫婦
同行中途反目婦投池死夫舍之去池主畏累以繩反
縛之將負至他處又畏人見遂縊石而沈之云此事見
蘇公所著從政襍錄蘇字鼈石福建同安人余謂李氏
之獄非得蘇公力持必有冤死者矣屍猶未辨而遽以
定讞可乎惟池中女屍恐別有故夫婦反目何遽輕生

婦旣死矣夫必買棺斂之何遽掉臂而去邪此事大有可疑當時亦姑弗深求耳

光緒六年錢唐庫吏何培以徵收錢糧擅改科則爲鄉民所告巡撫譚公震怒執何培殺之事後有言培於五十歲時至天目山禮佛山中老僧語之曰居士來此大善旣來此不必下山矣可作書寄家中處分家事留此與老僧焚修亦無須削髮且作靈山會上一優婆塞亦是遠禍全生也培不解其意應曰固所願也然家事甚多必須親自料理俟諸事釐了當再來耳僧搖首曰此去安得再來邪培歸未三年而及於禍此老僧蓋先知

之矣

咸陽文古玉宇嚴山年逾知命而好學愈篤嘗游學浙東至黃巖游九峯山見紫雲峯下有洞嵒呀在絕壁間因攀援而上至則有門甚小偃僂入之中多蝙蝠色皆純白大有如車輪者行百餘步又有門半闔半開側身而入則風日清和平疇千頃時方秋杪其中氣候乃似春夏之交桑竹陰翳民居亦稠密惟道上行人稀少遙望數里有高山上矗霄漢循塗而往山麓有石坊刻篆文曰無可又之鄉卽於坊下小坐又振衣而登可十餘里有一廟廟祀許由配以涖長問廟中人乃知近村

居民皆太岳之後也廟旁有酒廬因入沽飲見飲者甚
眾皆衣冠都雅言辭高古不甚可解末坐一少年獨飲
揖而問其姓氏自言王姓年二十四歲叩所學少年云
僕幼無所知惟嘗用力於周易老子二書私爲之注亦
未敢自信也問此山何名少年曰是名中天山高踰萬
仞山巔有不死之藥四方奇花珍木無所不備有神人
守之登高而望則東南大海西北河源了了在目然僕
亦未嘗躋其巔也古玉甚異之時日已下春乃解佩玉
付酒家爲質別少年而歸出洞門則依夕矣幸有月色
捫藤引葛僅乃得下借宿於僧寺與僧言之僧皆欣然

欲往次日復尋舊徑則石壁千尋無復洞門矣乃以酒
錢置石上而反及至寺有玉自溪水順流而下取視則
卽昨留酒家爲質者也此事王子莊孝廉曾筆之書王
姓少年必王輔嗣無疑太平廣記卷三十九引廣異記
載麻陽村人事其所遇老翁爲河上公守門童子爲王
輔嗣然則此等事古書固有之不得竟以爲虛誕也
黃巖縣瀕海其民築塘禦潮有頭塘二塘三塘四塘五
塘之稱俗語轉爲蕩自四蕩以下其地荒涼多鬼魅同
治之末有人家娶婦成婚之次夕方讌賓客新婦忽起
從後戶出家人尾之其行如飛竟越竹園而去釵珥之

類皆冒竹葉閒竹外有池撈漉無所得列炬四照見田
間有女人足跡相距輒數尺斜迤從東南去窮所往得
之半里外溪水中已僵立而死此王子莊孝廉門人施
榕所言新婦之夫乃從學於施生者也

同治中臨海縣民比年癘疾過大暑不瘳乃於次年相
約爲送船之會亦其舊俗然也其船如商船之式船具
如桅檣舵艫用具如桌椅牀榻枕簟被褥食物如鷄斂
魚鰕米穀豆麥備禦之具如刀子槍礮無一不備惟盛
米之帑甚小僅受一升而數則以萬計皆邨民所施也
前大暑數日大建道場至大暑日送之出海聽其所之

俗呼爲大暑船嘗有海盜夜遇之以爲商船向之放礮
此船亦放礮禦之至天明始知爲大暑船大驚而去後
此盜船爲官軍所敗羣盜悉就俘無脫者又福建某處
有賣米之牙行一夜有叩門以米來售者擔夫數十人
至船中起其米達旦而米未盡米偕大如五石瓠荷者
肩爲之頹天明視之則小如盞耳有父老識之曰此臨
海大暑船中米也卽日疫癘大作禳之始已余從前客
休甯汪村時每年四月間有打標之俗亦所以逐疫也
糊紙爲船無物不具但皆以紙爲之耳焚之野外云送
之游西湖俚俗相沿可發一噱然亦有於微河中親見

是船者昔有貿布之客曾附之至杭州至今紙船之尾
有一人負布而立手持兩繖如買客之形蓋以識其靈
異也臨海之船竟是真船宜其靈異更著矣

王子莊孝廉居黃巖之柔橋其地有廟曰東阮祀晉阮
嗣宗或曰卽白龍山之神也道光甲午歲黃巖縣中盛
行花會花會者書三十四古人名任取一名納之筒中
縣之采閒名曰作去聲筒主之者曰筒官人於三十四名
中自認一名各注錢數投入櫃中謂之納花會所認之
名適台筒中之名則筒官如其所注錢數加三十倍以
酬之不中則如所注之數入錢於筒官老少奔波一邑

若狂因是又有降童之事降童者焚符降神求示機兆也神依人而言所依之人謂之童身神降則童身自倒於地口吐白沫俄而躍起竟登神坐謂之上壇於是眾皆羅拜求神指示神輒示以隱語酬對既畢童身又倒地如初謂之退壇人依神言射之往往有中者故凡納花會者無不降童所降之神非一而小老爺尤著靈異小老爺者俗言觀世音菩薩之弟也人有所問必迴身向內久之而後荅蓋問其姊云柔橋之人卽降童於東阮廟中小老爺甫降而邨民王廣榮忽自田間趨而來則東阮之神憑其身矣小老爺倉皇退壇廣榮傳神語

責父老招致邪神褻瀆靈場父老皆叩搥不遑神自言
能治人病由是問疾者麋至廣榮雖或耕於田樵於山
賈於市而廟中有人問疾甫焚香默禱無不應時立至
其人初不識字至是輒能爲人處方悉中冓竅有羣醫
束手服神方而卽愈者由是香火日盛乃新殿宇門樓
廊廡煥然一新皆取給於香錢而王廣榮者固不私一
錢也當是時各村神廟俱有此等事然皆以花會爲主
賜或賜方亦不甚驗惟東阮廟無敢以花會問者越一
二年諸廟之神皆不降而東阮降神者垂三十年至同
治甲子歲廣榮死始絕

王子莊孝廉於光緒丁丑歲六月十一日夢過其友張子遠所子遠示以襍文一卷內有輯說二篇其一乃王君仁堪所作其文云蓬萊方丈之間有神人焉造飛樓於瀛洲之溪距水尺咫藐姑之仙來游坐而濯足甚自得也邈赤松子同觀焉赤松子曰是太迫水宜升而高之於是神人崇其樓三尺王喬飛舄而至曰美則美矣尙病其庳也於是復崇其樓三尺洪厓子曰高則高矣登樓而望方丈蔽其前所見不曠也於是復崇之三尺蓋距水逾丈而方丈之山弗能蔽矣俄有海舟過其下檣與薨齊不能進也於是神人又崇其址十倍蓋距水

十有三仞六尺有咫云旣寤其文厯厯可記而莫測其旨王君者是年成進士廷對第一人也子莊曰此所謂巨鼇鼎鳳首冠蓬山者也王君大魁應其兆矣其字其外類并其中類亞不知何字夢中讀如倪音寶字書所無也子莊有枝言內外篇皆紀異之作以余徵求異事錄以示余余采取數則如此篇者與前所書文古玉事並不知其爲寓言爲實事也

翁君廣平字海村於戊戌之春客於乍浦偶步野外見眾人皆西走問之曰西海塘之外海臺出見也海臺者俗呼海市也因隨之往見塘外煙霧中隱隱有樓臺之

象其中有若宮闕者有若寺觀者有若民居市廬者有若驛舍郵亭者以千百計橫亘十餘里是時霧氣猶重未能悉見也少焉豁然開霽屋舍後起一複道如長虹有與馬行其上而屋舍之簾幙卷舒窗戶開闔與夫士女之會聚燕飲或盥漱或櫛緝或坐而眺望皆歷歷可數也其東有平原若演武場有操弓矢者有執旌旗者騎而馳驟者步而擊刺者又有若大官鳴騶清道而至者其外又有若市井交易者負者戴者坐者趨者亦歷歷可數也稍遠又有若城郭者有若大船帆風而行者莫能窺其際矣俄而一峰突起有雲氣環繞之殷殷然

有雷聲其中忽湧出七級浮屠上插霄漢鈴鐸動搖光彩照耀而其雲氣之變幻莫能名狀也久之昏霧復起海風亦作所見之象倏歸烏有矣翁君有觀海市記余同年慕梅村之孫式昭字方子哲錄以示余余撮其大略如此翁君爲震澤平望鎮人蓋在乾嘉間所云戊戌春者不知爲何年也

西湖南高峯之下有五老峰相傳有虎穴俗呼謂老虎洞然亦罕有遇之者道光某年有高氏於其地營葬百杵俱舉邪許相聞俄聞虎嘯聲甚厲眾皆奔走恐後工遂輟高氏患之夢求能得虎者其附近有翁家山山中

人多膂力應募捕虎先用一木盆置大銅鏡於其中烈日照映光燄上騰若火起然於是山中之蜂飛集以萬計咸遺溺於盆中土人言蜂見火起輒來救遺溺所以救火也如是數日積溺盈寸乃捉一蝦蟆以溺少許著其身上蝦蟆中其毒跳一步而死則虎中其毒亦跳一步而死蝦蟆跳數步死虎亦跳數步死以是試之率不爽乃伏巨弩於虎出入之處弩末以蜂溺塗之一人升樹杪觀動靜又數十人執火鎗伏山下與之約聞山上爆竹聲則奔赴是日虎不出次日聞虎嘯聲有一偃鬼先出至伏弩所曰此不利於大哥卽移置他所又前行

樹上人俟其去遠下樹置弩如故復升樹而虎至觸機
弩發虎中其毒死俛鬼聞聲復還見虎已死仰視有人
在樹杪踴躍欲上人擊石取火然爆竹響振山谷山下
所伏人皆上咸發火鎗俛乃逃去眾人荷虎以歸高氏
厚資之

汪圻字子封湖州人就館於宣化府偶小病月餘一夕
夢有人語之曰請速赴任夢中卽從之出肩輿已俟於
門荷之者四人其前亦有旗纛之屬俄至一處似人閒
衙署門塾堂廡規模畧具然頗隘小堂上設公案置印
其上貢拜如儀遂登公坐吏役參拜按籍呼名黜以硃

筆事已退入內則小屋三間有二僕爲之執役須與具飯饌以四簋切豬肉作絲蒸鷄卵作餅餘則蔬菜其味悉如人間飯飽之後一無所事旣無公牘披閱亦無東胥稟白視其印文曰八達嶺分司之印印雖在匣從不啓用兩餐之後解衣就枕甫合眼遽然覺矣則仍在宣化郡齋也是日仍病臥如常及夜而臥則又在彼矣情景一如初至時如是月餘汪頗厭苦之乃語二僕曰吾不欲來此得乎僕曰當問之吏胥已而來言曰官旣不欲卽亦不强出藥二丸授之曰服之則不來矣乃吞之忽如夢醒自是遂不復至而病亦從此若失後汪以巡

言十二
檢需次直隸嘗奉使至宣化過八達嶺有旋風起於車
前疑其故吏猶來迎候也越數年又過之則無復斯異
蓋日久浸疏矣

紹興有孫氏婦嫠也年且五十矣與比鄰徐叟通生一
子不忍棄而婦有女已嫁亦早寡無子乃使女子之女
甚喜託言得之育嬰堂者撫之如所出子五歲不能言
而性甚悍年浸長恆操刀與母鬪女患之其母適至女
以告時女之夫族有在坐者曰此兒本非己出又悍無
人理養虎畜狼甚無謂也不如逐之母素愛此兒不信
女言斷斷與辯兒忽大聲謂女曰我本爾弟也何得子

我母女皆失色族人以其素不能言亦甚駭異細詰之則復不語矣知其有異亦不窮究於是復留數年年益長性益暴而是時其母已與徐叟合而同居若夫婦矣女之夫族竟以此兒歸之二老二老亦受之不辭兒歸徐遂能言與常兒無異今尙爲木匠云

杭州清泰門外有士人徐彭宣者夜飲醉歸過社廟之前見廟中燈火輝煌人語諠闐異之入而覘焉見神坐堂上吏役環侍有按籍而呼名者階下鵠立之人聞呼則應各受一卷魚貫而入視其人多相識者欲窮其異因亦闌入其內見諸人列坐東西俄有人荷一牌自堂

而下牌上大書自寫履歷四字諸人見之皆蹙額相顧曰難難有頓足搖頭口張而不能喻者徐意此最易事何足爲難遙望堂西偏有一人乃其兄也執筆而手戰欲書又止者屢矣喟曰豈吾兄善忘至此歟欲往語之而邏者將至懼爲所見乃循牆行至一處署曰受卷所中一人據案坐則其亡友曹某也曹見徐驚曰子何來此爲邏者所見奈何速匿此徐入因問其故曹曰所謂自寫履歷者使其人將生平行事爲善爲惡一一自書若無所諱飾是尙自知其過猶可姑容冀其悔改小有不實不盡則轉送冥司科罪不能生還矣已而繳卷者

紛集略一展卷率多惡而少善徐思其兄素號端人必無遺行及視其卷則曾姦一處女又嘗乾没人千金之貲皆平素所未知者未幾門啓諸人皆出曹急麾徐出曰及此不出卽不能出矣徐趨出履闕而仆則身臥廟廡東方白矣歸省其兄則夜閉寒熱大作昏不知人犁明汗出始愈因詢以冥中事兄茫然不知也微以所見隱事叩之兄大駭曰此十許年來未嘗告人者弟何處得之乃以社廟所見告因同至廟中立誓懺悔今其兄年五十餘尙在或神許其改過歟

王君半怡乃余門下士王夢薇廷鼎之祖也嘗乘舟經

太湖之胥箕淩風雷交作黑雲四合有五龍鬬於湖中忽遠忽近俄去船不及半里湖水沸騰船隨風而上者數丈一落則水及於艤舟子驚號不知所措王君雖恐猶謂死生有命手據船舷以觀其變俄復有一龍至滿身鱗甲燦若黃金盤旋五龍之間擺頷張鱗夭矯騰躍其時風雷益怒湖水皆立五龍皆不能敵有一龍向東南而遁捷於箭筈王君之舟爲其所攝竟與俱去約二十餘里至錢家淩一古墓前龍觸宰樹而墮舟亦墮地頭艦尾舳無不毀壞同舟五人幸無傷失龍仰臥墓上鼻隆隆作聲若甚憊者大雨旋至龍展轉良久奮身一

躍復冉冉騰空而去時已昏暮五人者與舟子努力前行遇男婦十數人面目不可辨問以途曰前有陸家社吾等皆社中人也可從吾投之因尾之行行五里許果見一村落及入村男婦十數人一時不見道旁有一廟叩門而入告以所苦僧止之宿且告曰君等墮舟處卽此村中陸氏之祖墓也王君私語同人頃所遇必陸墓之鬼不然此十數男婦何故於黑夜中冒風雨而行乎天明出廟見有十餘人荷畚揭過門前問之皆陸氏子孫也昨夜人定後聞叩門甚急啟視無有及寢又夢其先人語之曰墓域爲龍所毀宜急修理故今往修墓也

王君語人曰吾言信矣

杭州陳香墅四十無子忽夢至一處綠陰中有巨宅焉
四面皆樓碧窗朱檻繡幕低垂少艾者列坐其中臉檀
眉黛綺組縵紛疑是青樓徘徊不能去突有十數人麤
至樓下或執秉杆焉或執編管焉中一人持炬火指揮
使眾爇之一時火烈具舉焱焱炎炎諸女號哭有墮樓
者陳視其人則同學友周子權也急叱之曰君何得燔
人之屋力奪其炬復揮眾使退於是火熄樓中人哭聲
亦止而陳頓覺不解所謂次日走訪周欲告以夢至則
周適因齋前榴樹上有大蜂窠偶爲所螫回家僅以火

攻之陳悟所夢卽此也乃以夢告止勿火是夜陳復夢數十女子拜於前曰君全吾族德莫大焉君善人必有後矣陳五十歲後果得三子

錢唐朱振甫居十五奎巷光緒己卯夏獨坐樓上忽風雨驟至朱起閉窗爲暴雨攝去家人無知者雨霽登樓失朱所在見窗牖有火灼痕遺一履於窗下舉家惶惑大索至樓後隙地見朱已死胸次尙溫面目焦黑所衣白布短衫蒼黑成紋似字非字似畫非畫皆莫之識扶至牀上夜半而蘇問雷攝後如何情狀不能言也適其家有病癰者寒熱交作之時偶以衫覆之病若失遂異

而藏之自後病瘡及疫癘或爲鬼魅所祟得此衫無不立愈踵門來借者無虛日有餘杭某氏女祟於狐因借衫去甫入門家人卽見一物大如犬自竇逃出女在牀中聞硫磺氣神識頓清狐亦絕跡於是朱之雷衫益加寶貴庚辰夏三聖橋有許姓者其子忽得異疾白晝言動如常入夜則膚冷如冰始而寒戰繼以譫語其語率操北音索酒食索衣服玩好不與則詈罵其父母甚且毆擊如命以進則亦惟毀壞之而已每自言吾家世大富貴宮室如何華美服物如何珍異父曰某達官吾門下也某富翁吾奴隸也如是者嘵嘵達旦天明乃已問

之則云每至黃昏卽有一人面團而脰短手持冷水一盂潑我頭上遂昏然罔覺凡所云云皆蒙不知也家人不堪其擾擬借朱衫以驅之則大罵曰吾乃天帝所使風伯雨師且聽我指揮區區雷燼之餘焉能嚇我邪捽其母之髮而毆之眾爲跪求始釋次夕有所親不謀於其家衷朱衫而至病者忽大喜曰今夕得免矣問何故曰此鬼縮小僅尺許匿東北隅股弁不止且聞硫磺氣甚烈豈室中有朱家雷衫乎其所親卽出此衫周麾於室病者曰鬼已入溺器中而沒矣自是遂愈

錢唐伊生娶妻楊氏光緒己卯鄉試之前妻忽得疾百

治不瘳一日作江西人口音曰予自江西奉真入府文
牒來浙江辦闈差與汝有緣故寄居於此飢矣速爲具
食家人知其狐也置瓜果焉卽剖大西瓜食之而盡
又食他果亦盡仍索飯飯至盡數器問之則曰下咽卽
消不覺其多也家人患之而無如何亦時見其形一少
年婦也習見之亦不爲怪時學使者方錄送遺才伊患
不取問於妻妻曰必取但不高耳已而果然伊又問場
中題目可預知乎曰不能再三問則曰君無憂焉吾亦
當入闈必來相助及入闈無他異但文機頗不蹇澀旣
出責其不助曰已助君矣問中式否曰恐未必也有虞

李二生伊之友也以聞中文質之曰虞君文中之豪李君文中之禪也問中否謝不知及榜發皆不售伊以告妻曰余早知之矣榜後蹤跡稍疏至第三日辭去從此遂絕而妻病亦瘳

李欽字又安四川新都縣學生與同學二人賃屋村中習舉子業夜聞几案有聲以爲鼠也晨起視之書籍筆硯皆有移動之迹每夜皆然疑有鬼物爲祟召巫禳之巫置鑼鼓於地俄而自鳴巫又削桃爲杙植於地上俄自拔起擊巫之頭巫無如何竟逃去遂不復禳一夕聞有磨墨聲李大言曰爾旣磨墨必能作字爾究何怪盍

書以告我明日視案上大書吾土地也四字至夕眾乃祝之曰爾既爲土地之神廟在何處書云在某處土阜中如言發之果得一神像眾乃集貲爲建小廟安神像於其中已而案上仍有聲眾曰神必與我等有緣能吟詩乎及旦果於案上得詩二章頗秀麗可喜乃和其詩寫而焚之自是日有酬唱之作眾曰雖見翰墨未接言談能與吾輩共語乎室中忽有聲曰可然須滅燭於是夜閒欲與神語輒滅燭神雅善談論經史異同文章得失下而醫卜星相江湖術士之學無不通曉兼之勸善規過言近指遠眾皆歎服以爲益友遠近聞風暮夜咸

集有問疑事者有乞書畫者皆如願而去如是年餘眾
曰吾輩可謂神交矣然不覩風采終爲恨事能使一見
乎曰然燭卽見乃然燭而三人者所見各異一爲中年
人勝國衣冠一爲老年人服 本朝一品之服一爲少
年人巾服如明代諸生一見之後其象卽滅仍滅燭而
與談眾又曰旣見風采益深敬慕君居何處可許一往
乎曰可遂與定期及期諸人就寢夢步出村中行半日
許便非復蜀中山水觀其風景如在燕趙之郊乘車而
行薄暮始到朱門洞開綠陰匝地廣庭之內鶴舞猿吟
有老翁延客入款接殷勤陳設富麗次日又張筵以宴

之佐以音樂席上果品皆北產也老翁各取數枚以贈
置懷袖中又次日仍循原路而歸至所居始覺以爲一
夢歷三日矣問之家僮不過是日晨起稍晏耳懷中之
果纍纍皆在境雖幻而物則真咸異之然自此神竟不
復至李晚年以醫游公卿間頗有聲爲人言其事甚詳
此其大略耳或曰土地之神必不如是殆狐魅託爲之
理或然也

日本國人多嗜食鰻然雖嗜之又甚畏之曰是有靈異
能爲祟故不敢自殺凡啟酒肆者必多畜鰻以供人之
求代之操刀焉嘗有醉客三四人夜款酒家之門時已

三更肆中人皆睡矣客從門外問曰有鰻也無所畜之
鰻於水中同聲答曰無主人大驚至天明盡縱其所畜
之鰻卽日改業又一酒肆善烹鼈享其利有年矣所生
子女手足皆短小不滿三寸厥形如鼈彼中人皆云殺
生之報也又有鬻豆腐者其主婦憎一狗沃以沸湯狗
體糜爛叫號三日而死時婦已孕及期生一女自右額
至右耳生黑毛長五六分鬚之復生今已嫁矣毛則如
故人多見之者與狗毛無異

莊邵翁曰本人談者失言其姓名不能知也有一奴性
剛暴曾於竹林中得一野鷄之卵拾歸煮食之夜分聞

奴號叫之聲翁以爲中其毒往視之則有一蛇長六七尺盤繞膺背閒奴力解不能脫乃以刀斷之天明復煮食其蛇後竟無他世傳蛇雉相交是生蛟疑此卵雉母而蛇父故蛇來求其子也

日本有老嫗畜一貓甚愛之而貓極饞鄰池所畜之魚爲其竊食無算鄰以嫗所愛忍弗言一日嫗攜貓至佛寺寺有武夫寓焉方招客會飲酒肴已陳以客未集故未就坐貓登筵大嚼杯盤狼藉武夫怒甚拔刀殺之嫗聞貓死走來抱貓而哭忽中風疾手足痿痺寺僧送之歸嫗自此日夜號叫近聽之尙如人語遠聽之儼如貓

鳴三日亦死

日本有鬻蔬果者夏日梨熟晨起至園中採之有一蛇盤繞梨樹逐之不去乃取巨石擊之中其頭立死及還至家其長女呼曰有數蛇追逐我甚急然其身畔實無一蛇知所殺者爲祟乃招佛會之友環而誦佛號使女坐其中良久蛇果不見眾方欲散而次女又啼呼如長女復環而誦焉次女曰蛇已去矣而三女復然因誦佛如初蛇乃絕跡遂無他異按所謂佛會者中國多有之聚男婦數十人同聲念佛竟日而罷不謂彼中亦有此風也

日本人多食河豚而死者俗云中河豚毒者埋土中一晝夜必活然未之驗也有一漁師食河豚而死其家極貧鄰里之人醵錢買薄棺斂之舁而置之郊外唐屋唐屋者爲小屋於曠野賃於人以停棺吾浙杭州城外多有之謂之攢基卽此類也夜半死者忽蘇而身已在棺中幸棺甚薄力掀其蓋以出聞戶外人聲誼雜窺之則數人席地而蹲思借燈火歸家乃啓戶而出博徒見之以爲鬼也大駭四散而走所遺銀錢之類狼藉地上不暇收拾漁師盡懷之以歸

日本有嫠婦甚貧節衣縮食垂三十年積銀四十餘兩

人或假其銀三十五兩行賈於外俄而婦死婦故有二女鬻於人爲婢婦死之夜其女夢母來告之曰我已死矣有銀四十餘兩除某人所假外尙存十餘兩在牀下汝宜速往取之母落人手女驚哭而寤卽還母家果於牀下得銀如數而假銀者在數百里外亦夢婦來言曰我已死矣所假之銀必歸之吾女勿與他人寤而訪之知婦果死不敢負歸所假銀於其女

日本西京有所謂平野巫者皆婦女爲之各有一木匣方一尺許從不啟以示人不知其中何物也能招死者之魂與生人問答嘗有鄉間一女于與鄰舍少年通生

一子父母恥之蓄其子而鬻女於西京仕宦家爲婢居無何女死父母如西京取其喪檢箱中少一衣疑爲人所竄又以女死不及面訣亦殊念之乃謁巫者請招其魂巫焚香燭祈於神倚匣若睡久之爲女語謝其父母問衣所在曰此在家中某箱內固未攜來也又曰吾兒腎囊不必醫治十三歲自愈蓋其子腎囊大如瓠後至十三歲果縮小如常衣亦果在某箱內悉如巫言日本某氏婦因病而死半夜忽蹶然而起步向後房眾大驚疑其復生或曰是屍變也皆從其後以觀其異婦至後房抱一篋而倒撫之其體如冰候其口鼻了無出

入之氣未嘗生也發其篋亦初無珍異之物惟有書一
函讀之乃知婦生前曾與一人有私此書卽所歡者詒
之婦雖死而一靈不昧尙念此書在篋中必爲人見欲
自毀之而力已不能適以自發其覆可哀亦可笑矣
日本有小村聚名曰長澤有渠水貫其中水極清而深
不過五六寸村人某夜行聞渠中有人言笑以燭燭之
則其鄰叟也不解衣而浴曰快哉快哉惜水太冷宜益
以熱水知其遇鬼扶之歸家始如夢覺問其故曰有人
邀我飲於酒肆飲畢復邀我浴於浴堂甚覺暢適稍嫌
水冷耳

日本有一處松樹成林廣袤可二里許吟風嘯雨不見
天日曠無人居亦無稻田蔬圃遂爲狐魅所聚處曾有
人過其處見一狐出自草間採野花插頭上拾落葉化
爲衣被之而行宛然一好女子也其人從之行見此女
入市出錢買物因從後呼曰此非人乃狐也勿爲所惑
俄有人擊其背甚痛女子卽不見市人視其錢乃樹葉
耳又有農夫入市買魚肉諸食物盛以竹筐攜之而歸
過此松林見有兩人斷斷爭論問之曰吾兩人拾得銀
券分之不可故相爭耳農夫曰何不易錢而分之兩人
曰吾儕未嘗入市未知何處可以易錢請君攜此券入

市易錢而歸當分而爲三吾兩人與君各得其一農夫大喜乃置筐於地曰我入市易錢君等爲我守此此地多狐魅勿爲所竊也兩人曰諾農入市以券示人則一枯葉也大驚卽走還原所筐中之物已空兩人者俱不見張皇四顧杳無人跡

日本國神佛之廟皆有靈牌其製以紙爲之大者六七寸小者三四寸上書某神某菩薩名號國人咸佩帶之謂可以備不虞名曰守護劄當我朝同治六七年間其國中一日大風有物漫空而下如雪花之飛舞及墜地視之則皆靈牌也又有銅石佛像及金銀銅錢亦襍

其中而下其錢皆在花木之上人家花盆中亦往往得之黏著枝葉搖之不落一時舉國若狂人家皆構神壇結神會男服女服女服男服鳴鉦擊鼓走於通衢呼曰豈不好乎豈不好乎老少奔波填衢溢郭如是久之始息又有人家子弟或五日或十日不歸其家歸而問之則曰有僧招之去從某山過某山至某山率皆高山峻嶺其所至之某山則必素有神廟者也計其程則一日必行千餘里蓋飛行於空中也俗云此天狗所爲天狗者彼中相傳多在深山窮谷古神佛之靈場其形如人衣僧衣執羽扇鼻準高七八寸背有翅又有所謂木葉

天狗者觜如鳥手足皆四爪背亦有翅如中國所傳雷神之形賞善罰惡其所司也審爾則是神矣不知何以呼爲天狗而是時且爲人祟又不知其何理也被國倘有五行志此等事在所必載矣

史記天官書云海旁蜃氣象樓臺日本國越中州有魚津港港中往往見此象每當天色朦朧忽然而見其色如淡墨橫亘空中始止一層須臾又見一層或二三层城郭樓臺望之了了亦有車馬馳騁其中人物悉具瞬息變幻千態萬狀然必無風乃可有風卽滅矣其地兩山環合海氣凝聚故成此象若外洋則未有見之者余

前記翁君廣平觀海市事茲聞日本人言蜃樓故又記之惜不及翁君所記之詳也

日本國筑前州海中每有火俗呼之爲不知火余謂此不足異海賦所謂陰火潛然者也又其國敦賀港中每歲除之夜必有神火浮於海面者三其光流走儵燭不定往來甚速至丙夜則尤盛土人謂之龍燈每歲皆然不增不減此則可異矣以上日本諸事皆本其國人吉堂所錄吉堂姓東海氏名復在海外曾讀余所著書及至中國知余有右台仙館筆記之作錄此十數事託余門下士王夢薇轉達於余因粗加潤色而存之余詩所

云舊聞都向豪端寫異事兼從海外求洵不虛矣

夷堅志云平江市人周翁瘡疾不止嘗聞人說瘡有鬼
可出他處躲避是宋時已有躲瘡之說光緒庚辰初冬
余在右台山館從者余德病瘡閒日一作三作之後又
屆當瘡之日余德黎明卽起採桃葉七瓣置諸髮際望
東三揖卽趨出走蘇隄第一橋而至淨慈寺遂游雷峰
塔內將髮際桃葉取出摘草束之置諸地祝曰爾曹居
此我去矣祝已徑入城中買酒飯飲食醉飽薄暮而歸
瘡果不作是竟被躲過矣然氣血壯盛者方可用此法
否則未有不增劇者也

玉篇躲丁果切身也不
如何以有躲避之義

余四歲時自德清南埭舊居遷臨平之史家埭賃戴氏樓屋三間以居其東廂樓版下橫木截斷其一又以小刀紙書數字倒黏壁上不知誰爲之亦莫知所自始余家居此凡十二年一無怪異惟有孫氏子來其人甫踰十齡有羸疾坐室中見有一婦人自東廂徐行至後屋衣藍布衫黑布裙孫問此何人時太夫人與同坐不見也孫固言之太夫人往視杳無所見笑曰汝眼花耳孫逾年卽卒殆衰微歟

余外家姚氏居臨平之聚山港聽上櫺東西有廂太夫人嘗於夜分從西廂至東廂一小婢執燭以先見聽

事欄杆上有一婦人凭而玩月太夫人問何人不應近
之不見乃與執燭之婢同索之聽事虛無一人其時內
室之門皆闔亦不能他去疑其鬼也余內子姚夫人生
平見鬼尤多其仲姊適戴氏戴氏居湖州夫人往省之
時甫十餘齡未嫁也一夕見屏後一人行走衣聲綽綽
聽之了了視其面貌則其仲姊之兄公也歿數年矣從
容登樓而去夫人自言所見之鬼未有如此親切者後
余家僦居臨平乾河沿陳氏之屋夫人於此屋恆有所
見不爲余言至同治壬戌歲余家附火輪船北行至天
津避寇夫人見舟中高處有鬼無數或坐或臥意鬼亦

附海舶北行避寇歟余百哀詩有云海舶飄零賦北征
卡勞魑魅便逢迎如何眼底分明見人鬼居然共此行
紀其事也及吳中春在堂成遷入居之語余曰此屋平
安吾無所見余嘗與門下士馮夢香孝廉言之且云內
人秉質素弱此卽其衰徵也馮曰不然鬼本在天地之
間與人並行而不悖人苟秉氣至清眸子瞭然則自足
以見之其前之有所見也非衰也乃其盛也後之無所
見也非盛也正其衰也夢香之言如此或亦一理乎余
神識早衰近益昏眊雖視人之鬚眉且不甚了了其不
足以見鬼矣

余兄子祖綏字履卿先兄福甯君少子也光緒丙子歲
於鄉距先大夫於嘉慶丙子登賢書適花甲一周亦
科名嘉話也出榜前一日內子姚夫人於吳下春在堂
夢先大夫自外至七品冠服如生時內子迎問之曰吾
將謝恩向汝姑借朝珠耳其時太夫人猶在堂也內子
寢喜曰履卿中矣余百哀篇有云阿買聰明素所憐秋
風喜賦鹿鳴篇先君入夢分明甚來借牟尼一串圓紀
其事也先大夫易簀時以七品冠服歛無朝珠今借珠
於太夫人七品而挂朝珠或仍用樾翰林封典乎是時
先大夫已受二品封豈仍以翰林爲重歟

道光戊申年余時館於休甯汪村是年秋冬閒附近數
十里中每夜有鬼哭聲無人不聞之然余竟未嘗聞也
生平於鬼不聞其聲不見其形惟咸豐庚申年避兵至
上虞舅氏姚平泉先生爲上虞校官新捐館舍其家猶
居署中止余宿於花廳至三更時睡眠矇矓見一婦人
趨而過夜深安得有此或是鬼歟光緒己卯年內子姚
夫人卒余感念不已冀有所見而竟杳然雖每夕必夢
然止是周禮所謂思夢耳非果其魂魄之入夢也庚辰
歲余獨宿右台仙館中夜不成寐力行余所謂枕上三
字訣見前樓甫欲交睫輒爲一騷所擾余甚苦之念近

來飲食減少精神衰茶惟恃夜枕尙安故尙可支持若
今夕不寐明日必大委頓矣俄而蟲又集於面余正無
如何蟲忽嚶然一鳴若被人擊者從此寂然余歎曰夫
人有靈爲我撲殺此蟲矣

余家於咸豐戊午己未閒賃居吳下石琢堂先生之城
南老屋屋有五柳園頗具泉石之勝園西南隅有小樓
三間或言有狐居之然余輩時往來其上無所見也時
蓄一小犬毛長被地尾短足庫形狀可喜性又靈警聞
呼卽至姚夫人極愛之一夕忽失犬大索不獲疑自大
門逸出咎闔者失於伺察闔者力言未見其出次日清

晨園門甫啓犬卽躍出蓋在園中也然是夜實於園中徧索之何未之見歟疑爲狐所匿殆知人愛此犬聊與爲戲耳庚申之亂余舉家出奔每一人登輿犬必送至輿前夫人猶命守屋者善視之及城陷犬與守屋者俱死余後與吾兄福甯君言之且曰是皆死於其職者也福甯君笑曰然則宜有卹典余曰有之余有憶舊游詞後半闕云金閨更回首只蔓草荒烟碎瓦積牆碧血埋何處歎蒼頭黃耳都化燐光所以褒贈之者至矣仁和臨平鎮有永平庵道光某年忽傳庵中地下磴磴有聲一時人皆往看市廛爲空或曰其中有寶物或曰

是將出蛟余時年尙幼聞之惴惴焉一兩月後往看者
目少人言亦稍息後無他異然究莫明其故不知向來
如此至是始爲人覺抑向不如是而是年忽有聲也
有議掘而窮其異者然皆畏之莫敢發也至癸卯鄉試
之年余讀書庵中問之於僧僧導至此室中室乃泥地
旣無甃石亦無木版以足蹋之厥聲隆隆如搗大鼓疑
其下必空也兵燹之後此庵已鞠爲茂草想瓦礫之中
足音久絕亦不能更發此聲矣

郎沛昌仁和之臨平鎮人家居忽得無名氏一書言臨
平山之麓景星觀之後有石如蝦蟆形其下有藏銀無

數非君手開不能得可於某日某時親至其地發而取之郎以爲譎語不信也越日又有人叩門送一書至所言與前同視其人不之識問何處得此書曰途遇一人託我寄君不知所自來也恩恩辭去於是所識者咸謂郎曰既有此異試一往何傷乎郎從其言屆期荷鍤而去至其地扣之果得銀甚多而郎未攜篋笥之屬無以盛之乃掩以土而至山下人家借得一畚負之上山遇數人似薪采者各荷一節以下亦未及審視及至所發之處則已空矣乃悟前數人所負者卽是也郎發之而不能得之然不經郎手則不能發此數人者必知其故

其兩次致書卽是數人爲之也莫測其爲何理矣

杭州貢院之後有鴨兒五聖廟其旁有一破石曰廟僧棄薪蒸餘燼於此閉或宿火於中以供人昏暮之求附近居者咸便之雖雨雪之日未嘗絕火亦莫知其所自來皆以爲廟僧置之而巳有毛翁者其家相距不遠旦夕經由其地必就之喫煙日以爲常一日忽失曰乃其異之廟僧因曰是曰本可異吾宿火其中亦偶爾耳或三五日一置之或七八日一置之何以終歲不斷乎於是其疑此曰爲寶物然莫可蹤跡矣毛翁之子曰永孝字葆園爲余言之葆園幼時猶見此石也

同治元年余在天津忽喧傳鄉間有母殺其子女者云其母嫠也私於人懼爲子女所覺謀殺之以滅口其子甫十歲讀書村塾微聞其謀日加午塾師縱諸徒歸就食是子懼不敢歸師不悟其意謂其年幼獨行或有所畏親送之至其家已而諸童食畢咸集此子不來師往其家問之則已與兩姊俱死大驚問故母言語支離師迫而驗之則皆扼吭而死形迹顯然乃聞於官官鞫得實怒其淫毒械姦夫姦婦而徇於市余適呼刀鐻之工爲余櫛髮問此事信乎曰信汝見之乎曰見之此婦長身白皙然目大而顴高固非良婦也次日有同鄉孫

君自縣署來余因詳詢其顛末孫曰安有此事昨日縣令以公事下鄉至今未返縣中寂無一事安有此邪余不覺爲之失笑東坡云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此事余雖未目見實已耳聞且所聞之人自云目見言之鑿鑿當不妄矣而竟屬子虛烏有市虎成於三人天下事大率類此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三

曲園居士

彭雪琴侍郎生於嘉慶二十年十有二月其時風雪嚴寒母王太夫人臨蓐四日不產瀕危矣忽有大風發窗外室戶自闢鐙燭俱滅人皆驚仆太夫人亦暈絕於牀俄而侍郎生太夫人移時乃蘇曰頃見一偉丈夫面黑色俄而入高與樓屋齊吾悸甚幾喪魂魄其事見侍郎所自譔王太夫人行略余戲謂史傳所載有黑面僕射有黑王相公君夙世爲誰歟侍郎曰不然此黑丈夫必衛我者我前生是一女子君如不信視吾耳猶有穿痕

然余視之亦殊無所見不知侍郎此言何據也

安徽鄉間有陳氏孀婦以夫弟逼嫁雉經而死詭言病死無發其事者時衡陽彭鶴臯先生方爲其地巡檢司卽雪琴侍郎之先德也適以事至郡中侍郎母王太夫人獨居廨舍一夕忽聞有婦女呼號之聲如曰冤苦初不爲意而累夕皆然有乳媪楊微聞陳事曰得無陳氏婦乎太夫人祝曰誠是也宜三呼果聞呼聲三已而風颼颼從木末過遂寂先生歸太夫人白之密訪得實聞之上官論如律此亦見侍郎所爲行略中惟先生始官懷甯三橋鎮巡檢後調合肥梁園鎮巡檢此事不言地

名不知爲何地也

江西鄱陽縣民葉佐恩娶同縣徐姓寡婦陳氏爲妻生一子曰福來佐恩死遺腹又生一子曰福得陳氏不能守贅同縣嚴磨生爲婿磨生與陳氏居葉氏者五年始偕妻挈其前夫之二子以歸葉佐恩所遺田二畝歸嚴磨生耕種以養其二子屢荒於水衣食不贍而福來亦已九歲矣乃送至坑下村徐茂拐子家使學習裁縫每年與錢三千四百未幾又送福得至坑下劉光裕家爲之牧牛其地距嚴氏所居曰車門湖者四十里光緒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磨生至坑下村接福來福得回家

度歲二十六日晨起蓐食而行福來負藍布袋內盛洋錢一銅錢千福得負白布袋盛米數升行至塲上亭遇雨而磨生又發痰病乃於亭中少息適遇雷細毛者擔兩籠而至雷亦坑下劉氏之傭自劉氏歸其家其所居與嚴相近也磨生曰我病不能興當使二子從君先行我小愈卽至乃以錢米并置雷之籠內雷與二子俱行至鴛鴦埭語二子曰我與若至此分路若可坐此待爾翁偕歸我去矣反其錢米於二子而歸而磨生猶卧亭中久之病愈雨止天亦薄暮乃走閒道徑歸其家已逮乙夜矣問其妻知二子未至次日使嚴復仂走問雷細

毛知在鴛鴦埒相失求之鴛鴦埒左右無有也上灣林有歐陽六毛者言於二十七日遇二稚子問途約略指示之然問途之後亦不知所之又有汪同興者啓布肆於路旁言二十七日有二稚子因饑餓向汪索食汪飯之而去問飯畢焉往不知也問有見者無曰有歐陽發仇者適在肆中二子出亦出或當見之二十八日乃始得二子之屍於陳公坂福來傷於顙傷於耳傷於咽喉福得并傷於腎錢米俱在無所失陳公坂距車門湖二里而近莫知爲誰所殺或曰歐陽發仇也或又曰歐陽絲林也於是嚴磨生乃以歐陽發仇歐陽絲林殺其二

于控於官而葉氏之族則曰是嚴磨生利其故父所遺之田而自殺之也亦控於官訟久不決光緒四年余親家翁彭雪琴侍郎巡江至饒嚴葉皆具謀訴於行轅發饒州府訊之六年夏侍郎至江西省垣中丞以下咸迎候於滕王閣而嚴磨生之妻陳氏又以前事訴前馬者斥之則自投於江侍郎急命拯之起受其牘言於中丞而豫章諸大吏久知其事咸疑嚴磨生實殺二子謂二子年幼必無讐殺者若利其有則何以錢米俱在是其繼父殺之無疑也故當侍郎未至之先已命移其獄至省中治之而鄱陽令汪君以誠者賢令也初下車歎曰

境有此獄而卒不得殺人者主名上爲大府憂焉用縣令爲時案中人證咸羈管縣中汪君密使偵者於諸人一舉一動一語一言隨時伺察至是年五月民間傳言彭侍郎巡江且至將親臨郡城審斷冤獄而歐陽發仇聞之卽自疑頻向丁役探問消息是月十六日侍郎至先是有浮梁沈可發私刻木印僞造執照自稱曾在侍郎營中侍郎提審得實卽以軍法斬之而歐陽發仇愈懼其夜夢中囁語連稱不好者再汪君得其狀知殺人者必歐陽發仇矣乃於密室供城隍神之位而禱焉夜夢至一處聞屍臭而不見屍有一人以身覆之視之歐

陽發仇也及旦躬率諸囚詣神廟而訊之謂歐陽發仇曰爾實殺人神已告我矣發仇雖不卽承而神色大變越日又訊於城隍廟諸囚皆號哭求神明昭雪歐陽發仇無一言夜將半則大呼曰吾不敢欺神明請吐實蓋鴛鴦垠距車門湖尙三十餘里二十六日之夜二子宿於鴛鴦垠之社廟中明日前行遇歐陽六毛而問途焉又前行飯於汪同興布肆而歐陽發仇見其幼稚可欺欲誘至他處而買之乃追及之而與之同行且請爲導導至已家宿之牆外土室中雖其家人無知者二十八日平明復招之偕行行至陳公坂則離車門湖近矣福

來已識之登山而望見其村不肯與歐陽發仞偕歐陽發仞強挽之則大罵乃痛毆其頭面又扼其吭而死福得走且呼曰殺吾兄矣蹴以足傷其腎亦殺之發青白二布帟見錢與米棄之地不取蓋恐以此爲人所蹤跡也汪君鞠得實卽馳白侍郎侍郎時在焦山自然庵讀之狂喜手批其牘有云數年鬱結爲之頓釋望空遙拜爲兩冤魂叩謝賢令君天下多覆盆而有司安得如此盡心歟又不禁感慨係之其年侍郎來吳下知余有筆記之作以全案示余乃錄其略如此

宋大觀中吳興邵宗益剖蚌得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

左顧衣紋畢具

見天中記引藝苑
雌黃余未見原書

又宣和中溧水人俞

集於蚌中得觀世音像旁有竹兩枝菩薩相好端嚴冠

衣瓔珞及竹葉枝幹皆細真珠綴成者

見夷堅乙
志第十三是蚌

中見佛菩薩象記載有之彭雪琴侍郎於甯波普陀山

得蚌殼二皆有佛像以其一施焦山自然庵攜其一至

蘇州余得見之佛像凡十有二左三右五中四分列三

行其像皆如佛寺所塑彌勒佛然睂目有笑容手有指

腹有臍無不酷肖亦一奇蹟也徐花農庶常曰金剛經

有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之語是蚌所孕正可謂之三四

五佛矣

彭雪琴侍郎幼時讀書於衡陽之石鼓書院有蕭滿者少負才氣工爲訟牘然意在扶弱鋤強非挾鄧思賢之術以牟利者也中年以後乃大悔之改而習道家言善敕勒之術且好扶箕其扶箕也必與侍郎俱蕭滿止能焚符召仙而運筆於沙盤作字則皆侍郎爲政其言乃侍郎自以意爲之然往往曲中間者之意侍郎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久之其名頗著有問休咎者有以病求方者幾無虛日一縣中老吏以其子婦病求方侍郎假箕筆作一詩云無端惡疾到心頭老米陳茶病卽瘳持贈與君惟二味曾看病起下高樓其人翌日來謝果服老

米陳茶而愈蕭滿愈自信侍郎則以爲偶中也如是者
不勝記時衡陽縣令金君曰聲浙人也其孫甫三齡偶
病使醫治之醫授以方而去如方具湯液以進則其孫
正熟睡金君之妻謂其子婦曰兒睡甚安勿遽進藥乃
使傭媪置之飯飯之上欲其勿冷也俄兒醒命取藥姑
婦二人共飲兒兒啼不欲飲強灌之不能盡視盃底濃
厚如膏金君妻咎其子婦曰我固命汝瀝取清汁何乃
如是其子婦訝曰曩已傾竹筴中盡去其滓豈猶未盡
邪然不疑有他也俄而兒大啼顏色驟變手足攣蹙殆
不可堪疑爲藥所誤呼前醫詰之醫曰吾藥雖不中病

何遽至此取餘藥審視驚曰是鴉片煙膏也不可爲矣
時道光中葉鴉片煙猶未盛行然官署中已多有之金
之庖人素嗜此是日適以鴉片煙膏一盃蒸飯甑上與
兒之藥盃大小形製相同媼倉卒誤取之也金大怒趣
召庖人欲予大杖金妻曰無益也宜爲兒計偏召諸醫
醫至皆束手或言蕭彭二君善扶箕能爲人求方乃使
使者二人持柬以往其一人至書院侍郎固在院中使
者致命侍郎私計三歲嬰兒而飲鴉片煙膏一大盃必
無幸矣辭不往使者固請侍郎不獲已乃曰然則當與
蕭滿偕今不知其人焉在請與使者共求之侍郎之意

以爲蕭滿未必卽得遷延一二時兒必死卽無事矣甫
出書院大門而遇蕭滿不得不與俱至縣署至則已設
香案陳箕盤而金君者久具公服鵠立以待矣略述病
狀卽請扶箕蕭滿焚符如常儀金君跪拜甚謹侍郎惶
悚無以爲計手扶箕筆不能成一字但頻作旋轉之勢
金君請益苦姑連書吾至矣書已仍作旋轉之勢蕭滿
見箕筆與常時異亦自疑懼左右顧望汗出如漿侍郎
愈窘平日常用之藥皆不能記忽胸中驟得蓖麻子三
字思蓖麻子固藥名然非常用之藥不可輕投轉展尋
思竟無他品遂書蓖麻子三字於盤中金又請曰旣蒙

賜藥敢問當用幾許又大書一兩二字侍郎亦不能自主也金乃命人延二客至便坐小憩且具食焉食未竟金出謝曰兒飲藥大吐毒盡出今無害矣仙人之賜也三君之力也侍郎與蕭滿皆大喜出以語人有知醫者曰蓖麻子固能拔毒然其性烈與巴豆同用之者法不得過三錢今用一兩殆哉蓋以毒攻毒少則無濟此殆有鬼神相之也當此時侍郎年甫弱冠光緒庚辰歲侍郎年六十有六矣夜過余春在堂言此事余曰楚語有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則明神降之侍郎固真靈位業中人蕭滿亦必生有夙根者也故二

人扶箕實能感召神明與江湖術士左道惑眾者不同也侍郎因言蕭滿晚年折節爲善有以訟事相商者必宛轉排解之其人自言前生爲猴精不知何所見然其目睛流轉不定并口鼻輔頰亦然疑其所自來必與人異矣所謂蕭滿者滿非其名蓋於兄弟行居末故謂之滿楚語然也相呼旣熟其名與字侍郎轉不能記矣余按吳江沈曰霖粵西瑣記有土字一則云琬音近滿謂最少也然則字當作琬乃曾文正公集有滿妹碑誌曰吾父生子女九人妹班在末家人稱之滿妹其字亦作滿蓋取盈滿之義琬乃俗字不足據也

雪琴侍郎又言一日正在書院中作文而蕭滿至大呼曰速助我不然敗矣問何事則其時衡陽縣城中有書肆曰集賢者其主婦爲妖所憑延蕭滿施敕勒之術大爲所窘飛一石至幾碎其顱故欲與侍郎俱往扶箕也侍郎私念扶箕僞耳安足驅妖不欲往而蕭滿固強之乃與俱行然實非其志也故行甚遲路中蕭滿與言此婦居樓上輒從窗中飛石擊人肆中書籍皆爲所毀其餘什物無完者一月以來人莫敢往往輒爲所困言未已侍郎大怒曰青天白日而魑魅橫行如此我必往除之奔而往蕭滿自後呼之曰止止吾尙有言問何言曰

兩人偕往氣稍壯耳侍郎愈怒曰吾何畏之有徑叩書肆之門門啓突入主人問姓名不告曰來驅妖耳卽脫帽露頂望樓上而呼曰妖能飛石擊人何不敲吾頭若不能者吾且登樓赫汝軀拉汝幹樓上竟寂然侍郎連呼不已而蕭滿至見之喜曰有勝矣速登樓乃俱登樓婦在帳中力持其帳不釋侍郎呼其夫曰劈之帳旣啓而婦遽引衾自蒙其頭蕭滿卽取清水一甌畫符其中使其夫啓衾而灌之婦飲符水略不抵牾蕭滿曰飲此神識當稍清矣吾儕且扶箕侍郎則假箕筆爲處一方略用丹砂鎮心茯苓安神之品授其夫曰以此療爾婦

遂與蕭滿俱出越日詢之此婦竟愈矣

光緒七年正月上元夜前後數日揚州燈市頗盛自教場街鵝頸灣至犁頭街一里有餘高棚廣幕燈明如晝士女嬉遊充街塞陌有張網鎮人王姓者全家入市觀燈俄皆失散惟王翁與其子王大僅存所失者老婦一人年五十四卽王翁之妻也少婦一人年二十四王大妻也又少婦一人年二十三少女三人長者十七次者十三最少者九歲皆王翁之女又幼子一人纔八歲王大之子也於是王翁父子皆痛哭於路或曰江湖間有曰灑天花者善用迷藥欲取人子女先以藥灑同來者

則對面不能見然後以藥灑所欲取者卽惘惘隨之去矣王翁父子曰是則信矣吾父子彼時皆頭昏目眩幾欲傾跌必迷藥使然也王大曰父請先歸我自營求之不得不歸矣擲盃琰卜於神請所之神示以東南行行數日至儀徵於江口見一舟曝衣於竿則其妻之裙也往求附舟一老翁坐船頭操楚音執不可許以重賂翁欲納之有少婦在船尾語翁曰爾不惜死邪我欲畱此身以復讐必不可聽其言似中州人也翁卽麾王去王大徘徊江岸忽有兵船巡江帆風而至其中有所識陳姓者在焉卽登舟告以故乃眠桅以待薄暮見有一

人入此舟陳卽招集火伴往捕之其人一躍入水中舟
中惟老翁及少婦少婦自言黃姓河南偃師人亦其人
以術取之者一家四口皆爲所殺投屍於江獨我在耳
翁則周姓湖南茶陵人老而行乞於市其人招之至以
奴隸畜之陳問其人姓名婦曰此安徽舒城人但知姓
李不知其名年三十八歲習於水勇於泅雖入水不死
也王大問家屬所在果在舟中閉置倉下唐人歐陽詹詩隔簾微月入中倉是古止作倉今作艙俗字也發而出之皆喑不能言少婦曰是飲
啞藥矣我始來亦然飲水則解乃飲以水復能言挈之
同歸兵船中將弁將此船移交儀徵縣縣官命捕李姓

者後未知得否

徽人程姓者啓肆於揚州新城之流芳巷光緒庚辰臘月二十四日旣祀竈與其徒會飲皆大醉而罷有李姓者酒後至相識某姓肆中閱語適有人來借錢券書具矣而無任者主人辭焉李慨然請爲任主人不可李怒始而謾罵繼而擲衣露臂始將用武環而觀者如堵牆其旁有候補同知吳君寓吳君之子聞門外大譁出而觀之李忽一舉手傷吳輔車四齒折焉吳君怒命里長監守之質明將送之官夜半李酒醒大懼以頭觸壁流血被面昏絕於地衆驚救無及正其動勦忽來一老者

曰可動我能治之取水一盂書符其中楔齒而灌之李
竟復蘇血亦頓止老者曰十日不風卽無虞矣吳君聞
之使視其子之斷齒老者曰齒雖斷根猶在可復生也
其童子歟百日復故若丈夫也一年不入房亦如故矣
吳請治之老者不受謝惟請釋李之罪吳從其言縱李
去此老者殆精於祝由之術者與

天津有所謂姑娘子者女巫也鄉間婦女有病輒使治
之巫至炷香於鑪口囁嚅不知何語遂稱神降其身是
謂頂神所頂之神有曰白老太太者蠟也有曰黃少奶
奶者鼠狼也有曰胡姑娘子者狐也又有蛇鼠二物津人

合而稱之爲五家之神紫竹林有李氏婦得寒疾巫語之曰爾名在冥中已書銅牌越十日當書鐵牌則雖神不能爲矣今幸有十日之期宜速禳之病者惟婦言是聽大具牲醴禱焉一二日閒病似小瘥巫益自多乃授以秘方湯丸雜進其藥率由巫配合所費不貲而服之無驗病日加劇巫屢變其方以僥倖其或中朝補而夕瀉昨熱而今寒不及十日李氏婦竟死

湖北樊君希棣字萼樓余於第七卷中載其死而復蘇事今又聞萼樓有妾姚氏者素婉變善事其嫡平日嘗言婦人嫁爲人妻則事舅姑如事父母禮也今我爲人

妾不敢侵主婦之職則惟有事主父主母如事父母耳
以故萼樓夫婦極愛憐之萼樓仕黔中以寇盜磐互寄
其帑於蜀姚亦從焉俄而病死萼樓在黔未知也一夕
見姚冉冉至戶外欲入又不敢入卽於戶外拔地而拜
視其所衣袿裳鮮明四字本後漢書皇后紀釋名婦人上服曰袿今俗呼婦人上服曰褂
乃俗字也故借用此語訝曰汝何得衣此遂無所見越數日而家
書至姚死矣其後黔亂粗定家人自蜀還黔萼樓語其
妻曰姚死汝以盛服斂之非禮也妻曰不然萼樓笑曰
汝無我証因歷言其簪珥袿裳妻不能隱乃曰吾痛之
甚故稍假之耳君何從知此萼樓告以所見一弱女子

耳死後一靈不泯竟能自蜀至黔亦可異也

余大兒婦樊之伯父早卒其伯母痛甚以姑年老懼傷其心不敢哭日夜飲泣淚盡則繼以血久之血亦盡則有如膏如脂者出眼孔中兩目眇昏幾失明矣一日有親串家爲扶箕之戲而其伯父降焉言談如平生時或問之曰君既有靈何不歸家與家人一敘乎箕筆書曰吾生無罪過死後在冥中微有祿秩不爲冥吏拘束雖日日歸家亦無不可所以不歸者歸亦無益徒使家人悲悼耳其伯母聞之使人因其再降而與之言請必歸自誓勿哭乃訂期焉且曰哭則吾卽逝矣及期設箕盤

於密室中伺之果至箕動有聲其伯母在窗外聞之不覺嗚咽箕筆遂止不動後屢請不復至其伯母甚悔亦無及矣

蜀人沈君秋颺與大兒婦母家樊氏有連同泊中曾爲貴州布政使有疾使醫治之已愈矣醫曰百日不洗足乃可若洗足則無救而沈君極喜洗足且其時寢興飲食咸復其常不以醫言爲信家人力阻之已將滿百日矣沈欲洗足家人使人招樊君萼樓至與之語自日昃至于兩夜乃始辭去以爲夜漏已深必且就寢矣而沈命燂湯家人交口止之不可竟洗焉其明日遂卒異哉

沈君所患不知何病一洗足遂不救亦可怪矣醫固知之卒不能從其戒殆亦命歟南史言陰子春腳數年一洗每洗則失財敗事如沈君者竟以洗足喪其生視子春更甚矣

馬氏婦湖南人其姑病且死婦泣曰姑婦二人相依爲命設不可爲諱則新婦熒熒何所依賴形單影隻亦就死耳姑曰汝勿憂我死且爲鳥仍與汝居已而姑死果有鳥止於室中不去時集於其婦之懷乃日以米飼之至月餘婦泣而祝曰姑憫我孤苦化鳥以卵翼我甚善然我心則何安焉請姑自便祝畢鳥去不復來余孫婦

彭爲我言之馬氏婦其親串也

傅氏女亦湖南人幼從其父宦於中州父甚愛憐之年
十六而嫁已就塗矣父親送之數十里外將返解所衣
半臂授之曰塗中以此禦寒及旣嫁夫婦甚相得又柔
和善事其舅姑一家無閒言已而其父死舅姑視不以
聞其夫告之女大慟舅姑爭來慰藉女曰蒙舅姑過愛
新婦敢不自愛乎乃止不哭然不數月竟奄然而死死
後有小婢言女於密室中縣其父所與半臂向之而拜
拜已輒飲泣良久始出出對舅姑則愉色婉容仍如平
常其在幽閒無人之所未嘗不涕淚橫集也乃知此女

以毀而卒可謂孝矣

童子劉某浙江遂安人年十四薪采以養母一日白山中歸且行且歌鄰人奔告曰虎銜爾母去猶歌耶童子大驚棄薪而歸荷鐵叉以出走逐虎及之以叉簪其後虎怒釋母還噬童子張其口呀呀然童子搯以叉適中其齟虎躍童子亦躍叉益進貫其頤童子櫓叉於地虎口不得噉兩前足在空際不能用力困甚久之復躍帶叉而仆童子亦仆起亟負母歸呼鄰人往視虎則死矣納之官官賜童子錢十萬其母傷不甚重藥之而愈此事年家子張子厚言之蓋有毛姓者與劉同里間實親

見其事也元史列女姚氏傳云虎銜其母姚倉卒往逐之卽以手毆其脇虎乃置之而去與此事相類彼一女于此一童子驚蟲攫搏不程其勇可以立懦矣若宋史所載童入娜事以身代其大母死則尤可憫也

豐某海甯人於光緒庚辰歲生一子無右臂人咸異之張子厚云昔在衢州見有婦人生子無左臂余於第十卷中載中州某氏女兼子不二形此二人者則一子而一不矣或云媼婦忌見月食若見之則所生之子四體必有缺

許翁歙縣人余嘗見之於故人汪鏡軒坐上蓋卽汪之

妻父也家故巨富啓質物之肆四十餘所江浙間多有之至翁猶然翁爲人極愿慤其言呐呐然如不出口而其子弟中則有三四輩以豪侈自喜漿酒藿肉奉養逾王侯家僅百數十人馬數十匹青驪彤白無色不具腹鞅背鞅亦與相稱每出則前後導從炫燿於閭巷閒一日忽郡吏持官文書來太守以其豪橫欲逮問之乃兇懼上下行賂求免所費無算始寢不問於是此三四輩者相與謀曰家鄉不可居矣盍出游乎各具舟車出游江浙閒凡其家設肆之處無遠不至至則日以片紙至肆中取銀錢無饜足主者或靳之輒怒曰此故吾家物

何預公事使所善倡家自至肆中恣所取主者大懼皆以書白許翁許翁自度不能要束其子弟乃曰今吾悉閉諸肆彼無所取則已矣爲書徧告諸肆使同日而閉已而肆中之客皆大譁曰主人所不足者非財也何爲悉罷諸肆主人自爲計則得矣如吾曹何許翁聞之曰誠如公等言乃命自筦事者以下悉有所贈筦事者或與之千金或二千金視肆之大小自是遞降至所役扈養皆有分也最下亦與錢十萬方許翁定此議時初未嘗辜較其人數及此議出主者按籍而計之則四十餘肆中其人幾及二千各如數拜賜而去而許翁之錢罄

矣十數世之積數百萬之貲一朝而盡亦可駭也余見許翁時其冠猶戴青金石頂綴鵝羽藍翎鏡軒語余曰翁所存惟此矣

故海甯州知州惲公諱敷字子寬嘗爲嘉善縣知縣有惠政祀名宦祠至今嘉善人猶傳其軼事云有錢氏子以應試至縣城館某氏樓下樓有女悅之投書與期錢故長者恥其事託故辭去屠者陸某其鄰也拾得錢所棄書如期而往既登樓卽滅鐙火女不知非錢也及出爲女父母所覺逐之陸出刃擊殺其父逃去其家訟錢氏子殺人公察錢非殺人者問女曰鐙旣滅矣安知爲

錢氏子其身亦有癰瘰可辨識乎女曰其醫有癰驗視無有公乃使人物色於浴堂得陸屠一訊而服又一事云有民某甲者與季父同居聲相聞也甲遠歸欲知其婦賢否以所齎金置社廟香鑪中僞爲貧窶焉者而歸婦事之如初旣卧息乃以實告質明往取金亡矣訟於官公至其家廉得狀又知其季父故嘗謀鬻其婦非端人必夫婦密語爲季父所竊聞晨往攫取之耳乃佯曰此當問之神翼日使人昇社廟神至一邑之人皆至縣中觀其異其季父亦在焉公問神神不答命以大杖敲其頭則有片紙自神耳中出曰攫金者其季父也其季

父在旁失色叩頭服罪其事遂白神耳中書實公僞爲之者公固循吏而此二事實有發姦擿伏之智光緒辛巳春惲氏諸子乞余爲海甯君家傳故得知其事旣爲作傳又存此於筆記中云

同治乙丑歲余二兒在吳下得狂易之疾其婦姚甚憂之夜不成寐及夜中以夢非夢若有人呼之曰姑如此戒戒生亦何味不如死矣視之則其從兄子也爾時便覺神思恍惚問曰何以得死其兄子曰莫妙於縊將再有所問忽聞其母大聲呼已卽應曰唯有周氏女字仲英者內子姚夫人之姨子也與兒婦同榻睡夢中聞其

應聲驚而覺遽問曰阿誰喚汝兒婦時亦頓寤卽告以故兩人皆不敢復睡坐以待旦旣而聞人言此室中故有縊死鬼云然兒婦之母雖已前卒其兄子則是時實未死殆縊鬼幻爲之歟後余夫婦自天津還兒婦偶及此事余曰豈獨汝兄子之形聲縊鬼幻爲之卽汝母有靈不必日在汝側亦神明幻爲之也汝必尙有後福左右有吉神守護兒汝將爲縊鬼所惑故假託汝母一呼以驚覺之耳詩曰相在爾室俗語曰舉頭三尺卽有神明此言可信善人則吉神隨之惡人則凶神隨之果其立心正大處事和平則隨在有吉神守護雖遇殃禍皆

化吉祥不然者反是

德清蔡駿甫兆騏余前母蔡夫人族姪孫也年二十九時病中夢見二吏持文書來召之偕往至一處似大官牙署導之入謁旋又導入一室中設公案卽請蔡坐蔡曰吾諸生安得坐此豈吾死而爲神歟吾子尚幼家事未了奈何泣然泣下二吏曰君旣不欲宜以文字自陳空言無益蔡卽援筆作數百言授吏持去已而復來曰爲君句緩二十年矣復導之出而寤病亦旋愈光緒庚辰歲蔡以知縣需次江蘇奉使至鎮江時丹徒令馮君已亭亦同縣人也下堂傷足遂言於太守使蔡代行縣

事及歲將盡蔡忽感疾夢中又見前二吏來召寤而語
人曰吾今年四十九距前夢適滿二十年吾其死乎或
慰之曰夢不足憑即使有之前可勾緩今胡不可蔡乃
爲文請再緩二十年且曰如數盡難延某有四子請各
假其五年之壽即可延二十年矣其文蔡自屬稿使幕
客潤色之卽焚於丹徒城隍之廟已而病果有閒能飲
糜粥自幸不死矣至正月十二日晡夕忽張目謂侍者
曰噫吾仍不得免乎迎我者至矣問何所見曰來者甚
衆各執鎧籠有山東卽墨縣城隍字明日日加午遂卒
蔡自幼有幹才爲鄉里所重甫得一官而不永年人皆

惜之然歿而爲神異夫薪盡而火滅者也

錢唐江入海之處有小村聚曰翁家步其地有某甲者
偶行於市遇一人以痧藥一丸強使買之索錢五百甲
距不受其人勸之不已且曰失此不買可復得乎甲不
顧而去及暮而痧發自治不效甲自言日間所遇使人
徧索之則不知何往矣犂旦竟死其所遇必是異人惜
其交臂失之也痧之爲疾夏閒恆有之余二兒婦爲唐
西姚氏女其家以致和堂痧藥二百年來擅名天下然
痧字古今字書皆不載不知當作何字門下士馮夢香
孝廉通知醫理頗讀古書嘗以問之不能言也余按集

韵有癩字音蘇疾也痧字或當作癩痧與癩乃一聲之轉也集韵又有癩字亦云疾也今世有烏痧之疾或古作癩癩歟

說文有痺字云腹中急也廣韵音古巧切與絞同音卽今絞腸痧矣

黃土老爺者滿洲人也談者不言其名光緒十一年選授湖南靖州吏目家故貧乏獨行至楚不挈僮僕旣至納部文於藩司乃徧詣臺司上謁謁者索錢不與遂不爲通久之不得之官資用乏絕衣裝俱盡流落市廛間爲人擔荷黃土日得錢數十以餬其口一日因所與傭值不足其數斷斷與爭方伯涂公適出而見之駐輿問故其人以告自稱卑職

卑職之稱宋人已有之見袁桷清容集

涂公疑其

人有心疾置不問麾使去又久之益困至代行夜者擊柝有某官者實主夜禁聞其柝聲而不見其人使人呼之則自棚中出怒曰汝職行夜乃高臥歟將答之其人疾呼不可吾乃官也某官異其言轉怒爲笑問汝何官曰靖州吏目某官大驚而察其聲則北音也乃曰信乎曰信信則明日可於公廨見曰諾及明日不至問之曰吾短布單衣僅至胛耳可以行夜不可以見長官某官曰此吾之疏也以衣假之其人乃至審其家世及官秩次第履歷則眞靖州吏目也遂以見長沙太守太守言於方伯涂公公喈曰然則曩稱卑職者卽此君歟召而

見之曰君良苦矣命吏稽籍今靖州吏目誰也則攝事者瓜期久滿以代者不至未得交割涂公命吏趣治文書俾靖州吏目之官已而又謂太守曰此君良苦宜少俛助之乃共醵金得四百兩以資其行居數日靖州吏目入辭公又見之語曰吾前命太守以四百金爲贐小助行色君久歷艱苦宜益刻勵勉爲好官其人頓首曰敢不奉教然所賜四百金實未敢受已寄之長沙縣庫矣公問其意曰一官雖瘠終勝擔荷黃土時布衣蔬食豈不足自給何用多金謹存縣庫備公家一日之用公大嗟歎曰君異時必一好官也於是其事徧傳三湘間

稱爲黃土老爺而其名轉不著余以都下所刊爵秩全
函考之靖州吏目名壽嵩或卽其人歟方伯涂公卽今
河南巡撫朗軒中丞余同年生也

世傳明夏忠靖公治水至松江斬一蛟以其與蚌爭珠
也後此蚌徙至寶山縣海中同治初寶山修海塘汪耕
餘觀察福安預其役一夕自縣中歸夜將半矣肩輿行
塘上見其前紅光燭天赭熾如霞疑爲失火輿丁曰是
名蚌獻珠乃珠光非火光也導至高處觀之其光果自
海中出夫自明永樂間至今四百餘年此蚌猶在宜其
珠之光徹霄漢也珠光宜白而赤師古注司馬相如傳

有所謂南方出火珠者其此之謂歟

汪耕餘觀察安徽懷甯人其俗不奏厠每就曠野而遺矢焉耕餘自言一日正蹲踞草間見有蜥蜴逐一蜈蚣過其前已而相逐益近其間不能以寸蜈蚣忽止不行曲其身如弓蜥蜴亦止不行久之折而回耕餘先擊蜥蜴斃之再視蜈蚣則已死矣曲身如故異之剖而視焉皮肉無恙然枯乾如腊矣蓋其精液已爲蜥蜴所吸也蜥蜴之食蜈蚣不食其皮肉而吸其精液亦可異矣又一日見有蛇方食一蜥蜴自其後足始以次第及其身俗傳蛇口含蜥蜴頭謂之龍虎合蓋蜥蜴亦名壁虎故

也斷而佩之可辟不祥耕餘急歸挾利刃以出俟其吞及頭猛斫之誤中蛇腰斷而爲二其後半截已死前半截仍活急吐出蜥蜴全身狂鼠去視蜥蜴初無所傷惟皮已糜爛矣二事雖細然非在曠野不能見也

耕餘言人齒中實有蟲往年嘗病齒或薦皖人王姓者善捉蟲召之至問所需曰無所需需銀鍼一予之其人持向鰓鰭間搗搗久之得大蟲二小蟲六七大者長三四分小者一二分黑首而白身皆若已死者其人以紙封裹之使置煖處曰明日啓視及明日啓視則已活矣徧體毛毳毳然頭有鬚有鉗尾有長豪腹有六足行走

甚疾耕餘以殺蟲之藥雜置其中非惟不畏且甚甘之
三日不予食乃死夫人見蟲牙輒色變孰知輔頰間乃
有此物歟耕餘又言曩權常熟縣時行館甚卑溼就寢
而蟲入於耳足聲窸窣如蟹爬沙又時聞其鳴如曰噉
噉厥聲甚長百計不能去使刀鐸之工齎而出之則一
蟻也蟻乃得聞其鳴亦奇

仁和鄉間有細民某甲以發邱摸金爲活當粵寇之亂
渴葬者多甲每夜出操鑿畝從事必有所獲而歸其鄉
里患之曰一旦事發必爲吾曹累乃謂其妻曰若爲盜
婦行且從坐死無地矣妻大懼問計於眾眾曰吾爲若

除之有間則以告一日甲歸醉臥妻告於眾眾執械咸
集甲驚起奪門而出踰小水二卒爲眾所得聚薪蒸而
焚之明日拾其燼骨買棺斂焉妻仍斬衰哭於旁有女
未嫁而有於夫氏聞父死乃歸以頭撞其母且哭且誓
焉夫甲之所爲誠有可死之罪然其妻乃爲眾人伺閒
以殺其夫其罪不尤甚乎相鼠一篇白虎通謂是妻諫
夫而作其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妻之於夫分則三
綱情則牀合豈宜閨房之內出此忿戾之言雖古詩說
愚未敢信

陳子愚廣文言有盜夜入巨室登其樓見一幼女可十

六七歲於鐙下觀書有小婢垂頭而睡盜易之探囊發
賁恣所取將去顧女若無覩者異之戲拍其肩女大怒
而起曰安得無禮謂吾刃不利乎爾入吾室怯吾篋必
有絕人之技試獻所長或可免爾死不然血吾刃矣盜
聞大駭乃曰請觀吾技卽向壁問攝衣而上若有階級
者及屋簷始卻行而下女笑曰技止此耳提其足擲交
間則一足折矣女舉纖趾蹋壁直上及簷則翩然翻身
以背負壁徐徐走下謂盜曰視爾何如盜叩頭乞命女
曰吾不殺汝又提而擲之牆外余按梁書羊侃傳言侃
嘗於兗州禰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唐張鷟

耳目記言柴駙馬紹之弟嘗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牆手無扳引時人號爲壁飛是此等絕技古固有之然以弱女子能此則奇矣子愚鑿鑿言之或當不誣惜不知其姓氏且亦不詳其爲何時何地人也

乾隆時江南通州來一僧兩耳各穿一孔以小玉環貫其中往來士大夫家咸呼爲玉環和尚善談論喜飲酒初無他異後忽失所在眾追思之玉環無端能貫入肉中是必異僧也然余疑此或先裂其耳以環納入再用藥敷之滅其癍痕如拾遺記所載吳王以白獺血雜玉與琥珀屑滅鄧夫人頰上傷痕之類僧家借此惑眾耳

其後通州呂市鎮又來一丐負竹一段手執小鋸逐段鋸之廣三四分乃以兩段聯貫爲一形如連環賣與小兒爲戲弄之具至晚不知所往眾傳觀其竹始共歎異竹無裂痕何能并合殆真異人矣

有富家子所娶亦富家裝送甚盛成婚之夕將就良席婦忽長歎子問其故婦曰吾初許嫁一老儒之子老儒死其家益貧吾父亦死吾母悔焉背其盟改適於君雖由母命而追念往事不覺失聲君勿罪也子瞿然曰老儒子今安在曰聞流落市井矣子遽出謂其父曰吾家幸富厚何患無婦奈何奪貧子之妻卽訪求老儒子遇

之以歸衣以己之衣掃除別室使成婚禮盡以婦家所裝送者舁之居數歲父使以太學生應鄉試子雖自幼從師讀書然日以嬉戲爲事所作詩文皆師代爲之父固不知也及入闈執筆苦思終日不得一字疲極假寐有老翁褰帷而入推之起曰吾文已成而卷爲墨瀋所污無用矣知子文尙未就敬以相贈子大喜錄之而出以草稿示師師曰佳則佳矣二三場必不相副奈何及入第二場仍終日無一字薄暮內偪如廁又遇此翁哀之曰尙有以贈我乎翁笑曰諾出之袖中經文五篇皆具出以語師師默然至三場又遇翁如前師曰汝今必

中式矣榜發果然師乃告之曰汝所遇者鬼也天下固無是好人且第一場旣以墨污遭擯斥再入奚爲汝於第二場相遇吾已知其非人不言者恐子畏怖耳汝不奪貧子之妻固宜有是報此翁必其父也眾以爲然乃厚贈貧子後貧子亦成名兩家往還若姻婭矣

杭有貧士少時渡江至蕭山爲童子師歲暮歸休篋中有洋錢三十皆學徒所贈遺也至江干有少婦坐地而哭甚哀問之曰吾夫死爲族人逼迫將赴清流而腹有遺姪徘徊未忍是以悲耳言未已其族眾跡至士卽同往其家責以大義眾曰君言誠是但其姑已受人聘錢

爲其夫治喪今無以償之勢不可已問聘錢若干則洋錢三十也士卽以所齋畀之歸家遂無一錢或曰君有此高義當不久落窶而士顧困於場屋年五十餘尙逐隊入舉場所坐號舍適居最後偏近廁臭穢甚士亦安之俄有少年來坐其鄰鋪掩鼻曰此何可坐謀去之士責之曰吾所坐更後於汝汝乃謀徙他鋪如功令何少年慙謝遂不徙已而言談頗相得及題出少年操筆成文甚疾速而士呶呶良苦少年就視之僅數行耳且蹇澀不成文理士恠恠曰本不工文今年老益荒廢矣少年曰吾請爲君成之桀翰如飛文無加點旣成以

授士士大感媿曰以年論吾長於子以文論子吾師也
請如王孝逸白首北面矣榜發兩人皆中式士詣少年
謝執弟子禮焉少年曰吾與君幸有同歲之誼敢辱大
禮正相遜讓而少年之母自屏閒窺之使婢問客某年
曾於江干救一婦人乎曰有之母遽出拜曰恩人恩人
蓋少年卽其遺腹子也

泰興李東懷以拳勇聞有僧來訪請與角技東懷懼不
敵僞曰李東懷吾師也今適他出僧出名紙曰以此致
意乃以一手掀其聽事之柱去礎數寸納名紙其中曰
置此應無遺失卽辭去僧所寓在慶雲寺東懷瞰其亡

而往答之出名紙語寺僧曰爲我多謝阿師然恐遺失
乃唾紙背竦身直上以名紙黏著殿之正梁略不昂斜
殿屋高大梁去地幾二十丈僧歸見之不與角而去蓋
一畏其驍勇一畏其趨捷也

劉雨香仁和小陵村人其地有范氏者賈於天津使
劉主會計晚歲南回家於唐西資產頗饒及病且死忽
有一婦人衣紅衣與一男子踵門而問曰此劉雨香之
家歟劉氏之人曰然二人徑入遇劉之妾於中庭問曰
劉雨香焉在妾曰在房二人入房房中人皆見之劉方
臥牀上遽起跪而自投曰所負債必無不償婦人曰已

至今日尙及償歟劉忽倒於地家人扶之起氣已絕矣
婦人與男子皆不見劉氏之人無識之者莫知爲誰也
然負責不償償之以命則固不待問矣

石門有舟人某甲艤舟水隈日且暮矣有二人來賃其
舟問所之纔數里耳問傭值許以錢七百甲甚喜卽載
二人以行行里許有一舟迎面來其操舟者鄰比某乙
也問曰汝焉往甲曰載此二客如某所乙視舟中無人
焉來橈去楫一瞬卽過亦未暇問然心疑之旣至家以
語甲之子子卽以小舟追及之見其父所操果空船也
呼父問故甲視二客皆不見乃悟遇鬼做罔久之與子

俱歸未一月而甲死

光緒辛巳春德清鄉間有婦祭其夫之墓者祭畢焚紙錢火著其裙延及其衣不可撲滅俄頃之間竟斃於火僉以爲異後知其夫乃醫也死後有洋錢數百孤子藐焉始孩婦不能守嫁有日矣謀以其貲遷而不以其孤往祭墓告別遂罹焚如之慘此鬼可謂有靈矣

唐燦如溧陽人賈於吾湖遂家焉一妻一妾年過六十無子望之頗切將及七十妾始舉一男俄以折閱耗其貲索逋者踵於門乃出至他所避之妻與妾素不相能至是以家中落益憎其妾謀去之妾曰吾已有子矣尙

焉往妻竟鬻之於鄉間妾將行泣曰吾此行必不活已而果縊死於所鬻之家其子在家已三歲能言矣一夕忽瞠目曰阿嬭喚我去未幾寒熱大作達旦竟死唐聞而遄歸已無及矣娟妻悍室斬絕夫嗣雖令賣阜莢掃帚猶寬政也